



如果说一个多月前，还仅仅是中国的戏剧界人士心中悲鸣，那上周开始，全球最大的两个戏剧演出中心纽约百老汇和伦敦西区，也相继宣布关闭。

现在最担心的是每年7月的法国阿维尼翁艺术节和8月的英国爱丁堡艺术节，这两个全球最大的艺术节，不知道能不能如期绽放在这个夏天。人类历史上，大概第一次如此同步地感受着“寰球同此凉热”这一说法，即便是在“全球化”最高潮的年代，我们也没有这样密集地看到同一现象在不同国家的剧场中无差别次第上演。

现在再回首想想——做剧场，做表演艺术，是一份多么奢侈的工作啊！人与人之间，得多么相互信任，才能和陌生人肩并肩地坐在一个封闭空间里，度过一两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而且不戴口罩；这社会得多太平，才能让人们可以在下班之后、休息日，携家带口、三两好友，进到剧场，共同度过一段珍贵的休憩时光。它需要的，不光是日常生活之外可供购票的余钱，还得有那份清闲的心情和安逸的兴致。

在一个慌乱的时代，是容不下表演艺术的。

而当下，更是做表演艺术的人静下心来想一想的时刻：我们为什么要选择表演艺术？它只是一个谋生手段，还是我们心有所爱？它只是供人娱乐和轻松片刻，还是可以提供什么特殊的精神价值？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我们还会继续做这件事吗？

因疫情而宅家的日子里，我回首了与戏剧结缘的这20年，太多感动，太多喜悦，太多收获，因戏剧而来。我们的每一个日夜，工作和生活的重心，都交给了戏剧，而戏剧也填满了我们的日常。因戏剧而结交朋友，因戏剧而走遍世界，因戏剧而开阔自己的人生，因戏剧而有机会奉献一些有价值的作品给素不相识的观众，在他们的认可当中，获得对自身存在的价值认可。这样一个完美的闭环，是支撑我们走到今天的动能，也几乎成为一种宿命。

但当现实扑面而来时，也有许多问题不得不面对。比如疫情继续持续下去，剧场不能开放、演出不能进行，或是即便演出恢复、但是上座率不理想、演出亏损，怎么办？账上的资金还能消耗多久呢？消耗完了又怎么办呢？如何安顿员工和处理



## 在剧场关门的日子

◆ 水晶

各种相关的杂事？原来认为预期5月能恢复的国内演出市场，现在因为国际因素的加入，对我们来说又需要动态平衡。

相信现在几乎每一个与表演艺术相关的团队和负责人都在内心深处思考这件事，也都或多或少地在想一些办法阶段性地解决问题和困境。但如果大的形势不可测，个体终究很难独善其身。所以这个时候，政府的扶持政策，运营者自身的定位与转型，都是迫在眉睫的思考题。

令人欣慰的一点是，刚刚过完春节，上海大剧院就通知我们，当地政府会就此前我们的一些演出退增值税。这个时候能用真金白银的方式给表演艺术团体退税，既彰显上海政府的实力和诚意，确实也能帮助中小团体缓解现金流不足的问题。

相信接下来政府对于表演艺术领域还会有一系列扶持措施出台，但也担心这些政策会更多地倾向于国有剧院团而忽略民间运营主体。事实上这几年带动国内演出市场繁荣局面和多样化的，各个大大小小的民营主体，它们在微观上运行颇有效率，演出内容颇为丰富，但在这一次的灾难面前，承受力也是最弱的。

如果政府未来无法给予民营剧院团更多资金上的支持，是否可以采取一些减负措施，比如未来两到三年的减税或免税；对信誉度高、过往运营剧目质量高的主体，可以给予审批和演出许可上的便利，减少行政成本；让运营主体能更灵活地安排演出；放宽对中小型剧场的审批，让更多小微剧目可以更容易地上演，在微观上保证演出市场的活跃度，放水养鱼。

至于身在此中的从业者，我觉得疫情中的这段时间，除了生存焦虑之外，真的可以好好用来深度思考一下自己的未来。是转行做一份更稳定、更日常的工作，还是继续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行业里坚持下去，用爱发电。

在剧场关门的日子，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得停止感动，停止思考，停止创造。

相反，或许这恰恰是我们重新出发的新起点。



扫一扫请关注“新民艺评”

# 职业剧一跑题便丢了“职业”

◆ 杨晓晖

无论波洛还是古美门研介，他们在连续剧中的出现都带着表演性，特别是日剧《胜者即是正义》中的律师古美门研介，古怪搞笑，让人压根弄不懂他的真实性与想法。“让别人先出牌”——五花八门，各持己见，然后在某一时刻，王牌律师与侦探按照自己的节奏，意外大反攻——谜面击破，谜底自现。

无论波洛还是古美门研介，不见亲人，没有佳侣，自带神秘。在职业剧中，观众要看的是脑洞大开的神人办案，而不是他们与谁谈恋爱。

采访空嫂吴尔愉，为她在10个小时(去掉睡眠时间)里为一个任性的茶客倒了20多趟茶水而惊叹。她说了飞机上毛毯的四用法，包括下雨天，为防滑，把毛毯铺在了飞机下客的悬梯上。如果要拍空姐的职业剧，那上面的细节要比吴尔愉义务献血更有震撼力。职业精神是什么呢？是一个人对职业的忠贞、胜任到了有个人独创的局面，让大家有猎奇的了悟，之后肃然起敬。

职业性是主演的人格演绎保护伞，职业化也是他或她与众不同的魅力。当房似锦丑陋的母亲、不堪的家世暴露无遗，她如何维护那职业精英的精英相？要用多大的力气才能保持她在手下面前的平衡？——不断在她的背景上做加法，就是不断在损毁她起先建

立起来的销售冠军形象。

《安家》里，小小一个售房门店，差不多成就了两对半，也像婚姻介绍所了。徐文昌怒斥房似锦娘家人：“我的女人，你们不疼，我疼！”可谓最惊人台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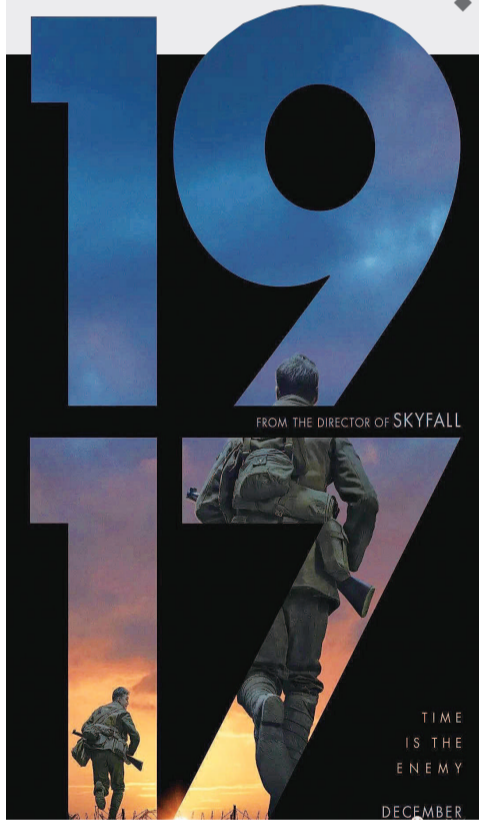
男婚女嫁，亲情和解，世界大同。这不是职业剧的使命啊。

卖房子的、律师行的、医疗界的，这些以职业面吸引我们的剧，总是一个兴致勃勃的开始，到意兴阑珊的结束。想想也不难，既然编导都声称深入生活，素材大丰收，2、3集编一个可看的故事，加上有明星贯穿主角……但是，戏编着编着，就要人物的高大全。房似锦在被吸血母亲榨干的情况下，自垫5万元，让顾客成交，谁信呢？

这么想来，上世纪90年代风靡一时的《编辑部的故事》至今还是职业剧的经典。李东宝和葛玲，大龄男女，打打闹闹，彼此贫嘴，“李东宝和葛玲的成与不成并不是作者要表达的。”男性视角与女性视角的交织产生天然的喜剧，这反而像生活里更多的真实的编辑部。并且，暖昧才有戏。《人间指南》杂志哪里指得了南，但人们爱看那个平台上上演的各式人物和编辑评判。老中青三代知识分子，男编辑女编辑两种性别观，观众很容易有代入感。

# 《1917》一镜到底的时空奇观

◆ 王琳琳



活着到达，他们将拯救1600人的生命。

熟悉一战历史的观众知道，电影的许多场景和对话还原了真实的历史细节。比如遗弃战壕里的大量炸药，德军撤退时炸毁的火炮和桥梁等。如果结合一战历史和彼得·杰克逊导演的纪录片《他们已不再变老》一起观看，就会发现影片的许多细节都与真实历史高度一致。

不过，单就剧情推进而言，电影前半段确实显得有些单调和无聊。从长长的战壕穿过泥泞的无人区，从德军突然坍塌的战壕里逃生，乡间的闲聊赶路，琐碎的交谈，看起来有些无趣。

直到碎碎念的肥皂牧师布莱克为了救受伤的德国空军被反杀，故事开始有了真实的临场感。失血过多的战友逐渐死在自己的怀中，年轻的脸庞失去神采，温热的血逐渐变冷，斯科菲尔德没有时间埋葬他，只能独自上路。他的行动，也从此刻开始被赋予意义——当执行的命令成为了一种使命，为了拯救这1600个和布莱克一样鲜活的生命，将一张薄薄的纸片交到指挥官手中，把死去伙伴的信物亲手交给他的哥哥。在此之后，所有的意外，变得和现实一样心惊；所有的危险，也和现实一样窒息。

营造这种接近真实的时光流逝感，电影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貌似“一镜到底”制造的时空维度，是主观镜头，让观众和主人公一样，身处未知的连续时空，凝视并跟随人物的行动。

我更愿意将这部电影看成是四幕戏剧。第一幕，无人区战壕；第二幕：乡野农庄；第三幕：烈火废墟；第四幕：前线战场。

有技术宅统计，全片有22处隐藏剪辑点。事实上，“一镜到底”最长的拍摄时间是8分半，然后用技术手段将多个较长的镜头组接起来，让整部影片看起来是一个镜头。

送信的英国士兵在两小时的电影时间里眼见经历的一切，是《1917》呈现的一战现场。电影剪辑技术为战争片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如何利用时空维度来展现恢弘的战争？被一些影迷吐槽是炫技的《1917》以极简主义为我们提供了新型战争片的维度。

导演萨姆·门德斯祖父便是一战中的前线传讯员。欧洲很多导演都对一战有着“家族史”般的切身感受。将近100万英国及欧洲服役人员死于1914年至1918年。在经历了索姆河战役、“凡尔登绞肉机”这些火器时代最惨烈的肉搏战后，那些幸存者回乡后又面临着席卷全球的1918年大流感(又称西班牙大流感)的致命威胁。

片尾，《1917》里的主人公斯科菲尔德坐在树下，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了家人的照片。照片的背面写着一行字：“Come back to us”——回到我们身边。